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

瑞安孫詒讓學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  
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掌王之吉凶衣服者此皆王執大  
禮臨大事之服自六冕至冠弁服爲吉服吉禮吉事服之服弁  
服至素服爲凶服凶禮凶事服之凡服尊卑之次繫於冠冕服  
爲上升服次之冠服爲下王之燕衣服別藏於玉府此官當之  
兼掌其法與彼爲官聯也故月令云仲秋乃命司服具飭衣裳  
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彼注亦兼祭服朝燕服爲釋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卽辨冕弁冠  
諸服之名與物色也 注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

各有所用者並據下文不數兵事者文不具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密至諸盥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屬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續人獸日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繡爲緇或作黼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

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  
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爲纁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  
次九日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  
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鷩畫虎雖謂宗彝也其  
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  
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疏王之吉服者以下辨王及諸侯卿大夫士吉凶諸服之  
差卽此官之官法也鄉師注云吉服者祭服也此王之吉服統  
冕服六弁服三而言兼有饗射及戎服朝服等蓋與服弁弁經  
等吉凶相對爲文不純爲祭服也初學記帝王部引尸子云君  
天下者黻衣九種卽謂六冕三弁之服弁服無黻尸子蓋冢冕

服通言之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王吉服有九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裘冕三鷩四毳五希六玄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此又三服所謂吉服也玄衣朱裳燕樂之服非廟祭之服故不入九服之數韋弁戎服亦不入吉服之例案崔說王吉服有九似亦本此經然於下文三弁去其韋弁不數而別舉玄端以充其數至玄衣朱裳卽鄭說天子玄端之服而崔云燕服不入九服之數皆與此經不合或展轉援引文有譌易與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者依鄭義王祀天玄冕無旂玄衣纁裳無章朱市赤舄冬則黑羔大裘王冕服之最尊者也今案裘冕當十二旂衣裳十二章詳後疏宋慈初云大裘爲冬至祀天之服其時必裘故特言之若他祭

則有春秋四時故變文言衮服僅值冬月裘可知也禮不表裘大裘不裼則大裘之上被以龍裘可知經於祀天不言裘享先王不言裘互相備也祀五帝亦如之承上文言與祀昊天同服僅值夏月則袞冕而已案宋說昷也經昊天指冬至圜丘上帝指夏正南郊及大旅言之上帝卽受命帝也五帝當指冬祀耒帝春祀蒼帝蒼帝雖卽爲受命帝然迎氣五郊禮秩平等與南郊大祀異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夏秋及中央所祀三帝皆非服裘之時則亦唯被龍裘而已經云五帝禪舉之辭耳昊天上帝及五帝詳大宰大宗伯大司樂疏其祭地之服此經無文以天地同禘推之蓋亦當服袞冕十二章賈司裘疏依王肅崔靈恩說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則非其時服不足據也又此經唯

周禮正義

禮四十

五百四十六

見大裘自裘冕以下裘並無文王藻孔疏云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案孔所引卽劉焯劉炫說亦見詩召南羔羊疏依鄭玉藻注說王裘冕以下五冕當服狐青裘二劉說與鄭不合孔氏廣之是也互詳後及司裘疏云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裘冕服亦玄裘衣而九章鷩冕服玄鷩衣七章冕旒裳市易與裘冕同冬則狐青裘戴裘云王大祭服裘冕中祭服鷩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裘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裘冕案戴說

是也周先王先公自文王以上至后稷皆在夏商之世尸上服  
當以夏收殷辟今周既易以冕服故享先王服九章之袞冕降  
於祀天之服享先公又降之則服鷩冕也王大朝觀會同亦服  
袞冕經不言者文略詳後疏云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者玄毳衣  
五章以下冕旒裳市舄裘並與鷩冕同云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者釋文云希本又作絺案作絺非也詳後疏玄希衣三章爲希  
冕服酒正注以此王服大裘袞冕祭者爲大祭服鷩冕毳冕祭  
者爲中祭服絺冕玄冕祭者爲小祭禮器注亦據此定祭祀獻  
數降殺之差謂祭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祭四望山川  
五獻祭先公七獻孔疏謂鄭據此職五冕章數釋彼獻數又云  
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



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簇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金鶚駁鄭禮器注云社稷之尊非四望所可等也大司樂云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此地元寶該社稷在內大簇先姑洗咸池先大磬可知社稷尊於四望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社稷祭四方此四方當有四望是社稷次亞於天地豈四望所得駕出其上乎小宗伯大師與祭軍社使有司將事於四望四望卑於社稷可知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五嶽卽四望是四望次於五祀五祀又次於社稷社稷尊於四望甚明周官一經皆社稷尊於四望而司服獨不然何其自相矛盾乎夫天子大社祭九州地而王社祭畿內地亦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特牲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明矣九州地而最爲廣大彼五嶽能與之爭乎案金說甚辯此職見服之義社稷在四望山川下與大宗伯大司樂諸職文不同熊安生以爲社稷神實卑而以功進之與地類酒正賈疏又以王人在諸侯之上爲此皆不足以申經義惠士奇云司服羣冕祀山川希見祭社稷此社在山川下者王社也大宗伯血祭祭社稷沈祭山川此社在山川上者大社也

周禮正義

禮四十

五

卷之五

五百四十五

黃以周云社稷五祀均有大小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文列五嶽之上卽詩所稱之冢土周書作雒禮記郊特牲所稱之大社是也其五祀左傳所謂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之神祭宜五獻司服以希冕祭社稷五祀禮次四望山川之下如王社州社及社稷之在都邑者是也其五祀則月令祭法所謂戶竈中霤門行之神祭宜三獻案惠黃說於此及大宗伯兩經似皆得通晉書禮志傳咸表謂祭法七祀亦此羣小祀之屬黃說與彼略同但王社亞於大社王咨有親祀而七祀五祀則禮甚輕王未必親與其事於此經究未甚合疑事無質宜從蓋闕也云祭羣小祀則玄冕者玄衣纁裳一章也據玉藻祭義王聽廟耕藉皆服玄冕經不言者亦文略也 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

者弁師所謂皆玄冕是也賈疏云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爲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凡六冕之服皆玄上黼下冕既大同無以爲別故不得用冕名服取畫章之義異以立名故用服名冕也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豎者賈疏云但后稷雖是公不謚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鄭不數后稷不窋后稷子諸豎大王父二者之閒並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于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異榆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

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直父立古公直父則大王直父也公祖類卽組紺亦曰諸盥也大禴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案中廟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盥天作詩注云先公諸盥至不窋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禴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詁議案此釋之作在成王時則所謂先王者武王文王王季大王及后稷也先公者諸盥亞圉在二禋高圉以上至不窋不立廟亦爲先公若通言之不窋亦或尊稱先

王國語周語祭公謀父稱我先王不窋是也鄭先公之說詩禮  
注不同中庸注數先公自后稷以下者彼文言追王不及后稷  
故注亦以后稷爲先公實則后稷爲太祖廟最尊雖不追王而  
亦得稱先王上祀之禮尤不容降於四親廟享先王服衮冕則  
享后稷廟亦服衮冕可知故此注先公不數后稷也詩周頌天  
作序箋義與此注正同惟小雅天保箋先公并數后稷與此注  
及天作箋並異據孔疏則彼乃唐時俗本而定本自作諸蓋至  
不窋詩箋義前後不宜互異當以定本爲正孔氏援中庸注義  
反廢其誤俱矣后稷爲先王說互詳敘官及守祿疏諸蓋史記  
周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世本云大公祖緄諸蓋又引皇甫  
謐說同中庸孔疏引此注及世本蓋並作蓋錢大昕云當作蓋

盤類聲相近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賈疏云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土制孔疏云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案射人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任大椿云諸侯在朝朝服在路寢亦朝服玉藻經文可據以諸侯例天子則天子在朝皮弁明在路寢亦常皮弁燕射在寢其爲皮弁明矣賈疏誤案孔任說是也陳祥道金鶚黃以周說並同詩小雅頍弁箋云天子燕亦用皮弁皮弁卽天子之朝服也賈謂燕射朝服說本不誤而以彼朝服別於賓射皮弁則謬蓋偶忘天

于朝服與諸侯異也凡王大射當在大學辟雍賈誼謂在虞庠亦誤詳司裘疏又案王養老亦兼用饗食禮故文王世子說天子養老冕而總干親在舞位冕卽玄冕注唯言賓客者文不具也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者賈疏云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祀稷爲中祀埋沈已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先鄭注義同此唯大裘爲然其裘冕以下五冕服並當狐青裘皇侃劉焯劉炫說謂六冕皆黑羔裘非也又王安石陳祥道王昭禹鄭鏐方苞姜兆錫並謂祀天服大裘更襲龍衮陸佃戴震又據禮記謂大裘之裘十二章冕十二旒金榜亦云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褐謂玄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



上衣見楊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戴冕  
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旒十有二釐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天之  
大數不過十二王者祀天之服象焉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袞  
故於祀天言大裘以示殊異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節服氏掌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  
逆尸從車是袞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案陸贄金說  
是也江永朱綿初金鵝莊有可黃以周說並同蓋自鄭誤謂大  
裘不襲袞其服無章冕又無旒與郊特牲文迂王肅私定家語  
郊間篇遂云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既至秦壇王脫袞矣服  
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郊特牲孔疏引家語作臨燔柴  
脫袞冕著袞又引張融說云王至秦壇乃脫袞服大裘諸義略

同皆服造不經不爲典要其以大裘爲卽黼裘尤王肅之謬也  
又王弁服以下亦皆有裘凡韋弁服服狐黃裘皮弁服服狐白  
裘玄冠服服黼裘並詳司裘疏云衮卷龍衣也者詩國風九罭  
篇衮衣繡裳毛傳云衮衣卷龍也玉藻天子龍卷以祭注云龍  
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衮詩大雅采芣篇玄衮及黼箋云玄衮玄  
衣而畫以卷龍也釋名釋首飾云衮冕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案卷龍者謂畫龍於衣其形卷曲其字禮記多作卷鄭王制注  
云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是衮雖取卷龍之義字則以衮爲正  
作卷者借字也觀禮注說衮冕云續之續之爲九章其龍天子  
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上公衮無升龍此注云卷龍卽  
所謂升龍降龍也賈觀禮疏云白虎通引傳曰天子升龍諸侯

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  
直有降龍而已案依鄭賈說袞龍唯繪龍於衣徐鍇本說文衣  
部云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嚙阿上鄉是謂卷  
龍繡於裳與鄭異徐鉉本則無裳字錯本或誤衍也云鷩裋衣  
也者以鷩衣爲袞衣之次也覲禮云天子袞冕負斧依又云侯  
氏裋冕注云袞衣者裋之上也裋冕者衣裋衣而冠冕也裋之  
爲言裋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裋以事尊卑服之而諸  
侯亦服焉上公裘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狐希卿大夫玄此差  
司服所掌也曾子問玉藻注及家語辨樂篇王注義並同凌廷堪  
云覲禮注裋冕兼袞冕言之蓋據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  
如王之服也考覲禮經文旣云袞冕又云裋冕則袞冕而上謂

之袞冕鷩冕而下謂之裋冕明矣鄭司農以鷩爲裋衣蓋統鷩冕而下言之非專釋鷩冕也案先鄭意或當如淩說但後鄭以裋裋同詁賈觀禮疏謂取裋陪之義則是亞次上服之通名非指一服言之王六服大裘而冕最上不爲裋衾衣以下五服通謂之裋此外依鄭義上公裘侯伯鷩子男毳毼希卿大夫玄在諸侯及諸臣雖爲上服而亦冢王裋衣之名非於本身爲次服也觀禮注以袞爲裋之上亦謂王裋衣有五袞最爲上耳若然此注主王言裋衣亦當自袞冕以下觀禮爲侯氏服則可自鷩冕以下曾子問記君薨告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大祝皆裋冕荀子大略篇云大夫裋冕彼並諸侯卿大夫禮則當自玄冕以下先鄭訓鷩冕服爲裋衣止可以釋觀禮與此經及禮記皆不相

周禮正義

禮四十

十

楚學子禮本

五百四十七

當也裨荀子禮論篇作卑段借字楊倞注彼謂裨之言卑爲冕服之最卑者非也云毳屬衣也者爾雅釋言云毳屬也書禹貢孔疏引舍人云毳謂毛屬也胡人積羊毛作衣爾雅釋文引李巡本毳作毳是先鄭所本屬者編之借字說文糸部云編西胡毳布也又毛部云編以毳爲編色如蓼故謂之編引詩曰毳衣如璫案詩王風大車之毳衣卽毳冕服疑許亦以毳冕爲編衣與先鄭說同也賈疏云屬積毛爲之若今之毛布案賈義與許同但五冕之衣同用絲斷無以西胡毛布爲衣之理先鄭說不經故後鄭不從引書者虞書皋陶謨文僞古文入益屢續今書作會左傳昭二十五年孔疏引鄭書注讀爲續故此注引之徑作續今本書疏及釋文並謂鄭讀爲給非也說文糸部引作給云

繪會五采繡也許鄭說不同互詳畫繡疏云此古天子冕服十  
二章外欲觀焉者書孔疏引鄭書注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  
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繡  
讀爲黼黻絜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  
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案繪當作  
繡孔疏云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雖也此經  
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  
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絜以  
爲繡施之於裳也孔又引馬融說與鄭略同賈疏云古人必爲  
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  
取其文理作繡者繡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繡

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雖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雉彝  
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  
虎雖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雖爲宗彝其實是虎雖也但虎雖同在  
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雖取其有智以其卬鼻  
長尾大雨則懸於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  
文象衣上華蟲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絜亦取養人  
繡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黼黑與青爲  
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  
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爲繡葛上爲繡鄭君讀希爲黻黻紱也  
謂刺繡爲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故裳刺也黃以周  
云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

侯氏說衣裳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案漢代乘輿刺繡不用畫衣裳章采不用繡從歐陽家說說文繪訓會五采繡引虞書作繪裘字下亦云卷龍繡從大小夏侯說鄭注蓋從古文說詒讓案十二章之義取說紛異禮書引尚書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繡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繡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繡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謂天子服止五章日月星辰粉及米黼黻皆不爲章是一說也僞孔傳云日月星辰爲三辰華蟲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



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  
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爲之精者曰黼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  
月而下此謂天子服有十三章分華蟲粉米爲二去宗彝不在  
章數是又一說也今案伏傳分配五色既錯亂無義差次五服  
復僣到失敘且不及日月星辰粉米黼黻尤爲疏漏故禮書引  
鄭彼注亦以爲疑僞孔十三章之說於古無徵且不數宗彝而  
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則書方論服章何以忽涉彝  
尊於文例亦不可通孟子盡心篇說舜被衽衣赭注云紵畫也  
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紵也此以黼黻絺紵並爲畫又與漢晉書  
家說絕異亦不足據反覆推釋鄭義精備不可易也云華蟲五  
色之蟲者蟲謂羽蟲也鄭言此者明華蟲爲一章左傳昭二十

五年杜注云華若草華案杜與益稷傳說略同蓋亦分華蟲爲二章與鄭義異孔疏謂孔亦以華蟲爲雉非僞傳惜也彼疏引顧彪說及左傳昭二十五年疏說並不誤云續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者考工記畫續之事文此稱續人者鄭所省改鄭注鳥獸蛇卽十二章之華蟲也然其說未塢詳畫續疏者則鄭謂鳥獸蛇卽十二章之華蟲也然其說未塢詳畫續疏云希讀爲縞或作縞字之誤也者段玉裁謂縞縞二字當互易云此鄭君易希爲縞而辨之曰書或作縞者乃字之誤不可從也僞孔傳作縞云縞葛上爲縞是鄭君所謂誤者既易其字爲縞則下文皆作縞說文縞下云箴縞所紵衣正與鄭合今本周禮注縞縞互換遂不可通賈作疏時已誤而其約舉尙書鄭注

云鄭君讀稀爲耑耑秋也固未嘗誤尙書周禮二注同也案段校是也鄭破稀爲耑故廣韻五旨引此經云祭祀耑五祀則耑冕卽依鄭讀也今本耑稀誤易故釋文或本作稀蓋其誤在陸氏以前矣云王者祖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鄭意虞夏時衣章有三辰周制冕服九章則無之而桓二年左傳有三辰旂旗之文明易衣章而畫之旌旗也益稷疏引鄭書注說十二章亦云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書禮注義同孔氏駁之云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云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

被服衮冕非魯事也劉彝本陸佃說謂天子衮冕十二章云鄭見司常云日月爲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非也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龍熊虎爲旗周之衣不去虎雖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典命職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楊復鄭鈔易祓敖繼公李光坡方苞莊存與林喬蔭說並同戴震云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窳延龍卷以祭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衮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衮猶裳之舉黼黻皆

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衮目之大  
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金鶚云蓋天子有十  
二章之裘衣有九章之裘衣享先王裘冕九章之裘也祭昊天服  
大裘而冕十二章之裘也王與公侯伯子男差等王皆十二公  
皆九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如圭璽旂常之類不可枚舉然則公  
服九章天子必服十二章以爲尊卑之別若同服九章是尊卑  
無別也且周禮尙文則監二代而損益者大抵損質而益文也  
況冕服尤重文章夏禹不尙文猶且致美而以尙文之周王乃  
反損十二章而爲九章此必事之事也金榜宋綿初莊有可說同  
案諸說皆駁鄭之誤陸佃劉彝謂王裘冕十二章公衮冕九章  
與續漢書輿服志漢明帝所定冕服制同而戴震金鶚同謂天

子有十二章及九章之袞說尤精覈矣賈疏謂天子冕服九章爲大章其小章則十二五等諸侯及內外公卿大夫冕服小章各如其命數其說不足據詳典命疏云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者左桓二年傳臧哀伯語賈疏云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旂旗之意也案大常畫日月星詳司常職云而冕服九章者鄭謂周服章云三辰冕服最盛者不逾九章也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賈疏云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羆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羆是六章之首不得以羆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詒讓案此鄭書注所謂損益上

下更其等差者也於經無文鄭以意定之欲以傳合卷龍虎蟬  
之義殆不然也孔廣森云衮衣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  
亦得服之故於文从衣从公言公之上衣也衮爲正字作卷者  
假借字鄭君乃以卷象龍首卷然遂升龍以爲九章之首又退  
宗彝於火下欲使義冕得取虎雖爲義廣森疑焉荀子大略篇  
曰天子山冕則衮冕首山不首龍矣禮有言龍衮者自衮以下  
無龍章故衮獨以龍名耳禮器曰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言  
龍下不及諸侯黼下不及大夫若龍衮首龍豈得又謂諸侯以黼  
首衣乎案孔謂衮衣不首龍則不必改虞書十二章之次其說自  
通說苑脩文篇云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亦以天子  
服章爲首山足證荀子之說但說諸侯以下服章與禮器疏異

金鶚謂說苑指王朝大夫士言禮器指侯國大夫士言其說近是蓋王朝大夫繡冕有黼無火士玄冕唯有黻而後文侯國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故與王朝士服同也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者明畫績五章之次云皆畫以爲績者以配書之作績也說文糸部云綌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綌則許謂山龍等皆繡而不畫與鄭義異云次六曰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者明畫繡四章之次唐郊祀錄云案三禮圖云凡章文參錯滿衣裳而已不拘其數崔靈恩云隋書十二焉亦取法則天之大數案崔說與禮圖不同蓋卽賈疏小章如命數之說所本於古無徵未足信也又案粉說文甫部作粉云畫粉也米糸部作絲云繡文如



聚細米也則分粉米爲二與書僞孔傳說略同又以爲一畫一  
繡並與鄭說大異未知是否云皆希以爲繡者以配書之希繡  
也段玉裁謂希亦當作繡下同月令注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  
裳孔疏云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云  
則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者衣五章龍山華蟲火宗彝裳  
四章藻粉米黼黻合之爲九左昭二十五年傳所謂九文是也  
賈疏云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案今依戴震金鶚  
說天子有十二章與九章之裘又依孔廣森說不改虞書十二  
章之次則大裘之裘衣裳皆從偶數衣六章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也裳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也其九章之裘衣五章山龍華蟲  
宗彝藻也裳四章火粉米黼黻也皆不知鄭賈所說云鷩畫以

雉謂華蟲也者說文鳥部云鷩赤雉也周禮曰孤服鷩冕又云鷩鷩鷩也爾雅釋鳥云鷩雉郭注云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左傳昭十七年孔疏引樊光云丹雉也案依許樊說則鷩雉色赤山海經北山經亦謂之赤鷩依鄭義華蟲五色則不爲純赤或當如郭氏說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說鷩鷩形色亦與郭略同冕服畫鷩者釋名釋首飾云鷩鷩也性急慤不可生服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雉言鷩者取文章采著者以爲稱也云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者依鄭義衣三章華蟲火宗彝裳四章與衮冕服同今依書服章舊次則衣三章華蟲宗彝藻也裳四章亦火粉米黼黻也云雉畫虎雉謂宗彝也者廣雅釋器云雉

毛也鄭意虎雖重毛蟲之屬故曰羆冕王制孔疏云宗彝者謂  
宗廟彝尊之飾有虎雖二獸虎有猛雖能辟害故象之周禮常  
羆冕虎雖淺毛細羆故也孔廣森云羆冕五章自藻而下釋名  
云羆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羆芮溫暖而潔也是以虞書  
之次爲說案孔說是也黃以周說同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  
也者依鄭義衣三章宗彝藻粉米裳二章黼黻也今依服章舊  
次則衣三章藻火粉米也裳二章與鄭同云希刺粉米無畫也  
者賈疏云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二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  
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  
然則羆冕之粉米亦刺之也案鄭意希冕服以希爲名明衣裳  
皆用繡與它服衣畫裳繡異非謂粉米必不可畫也羆冕之粉

米自畫而不繡賈說非鄭惜畢沅吳志忠校本釋名云繡冕繡  
紱也紱粉米於衣也義與鄭同云其衣一章裳二章几三也者  
衣一章卽粉米裳二章繡黻也鄭說五冕服之章惟此與舊次  
同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請玄焉者賈疏云以其祭  
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  
黻於裳而已孔廣森云冕之制以麻衣延玄表纁裏故弁師言  
王之五冕皆玄冕自希以上各有取義唯玄冕從其正名非以  
玄衣故也玄冕一章猶升黻於衣詩終南曰君子至止黻衣繡  
裳此黻有在衣者非玄冕之服而何左宣十六年傳晉侯以黻  
冕命士會黻冕者玄冕也案孔據詩黻衣及左傳黻冕之文謂  
玄冕一章猶升黻於衣而秦風孔疏則謂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

大名與黼裳異其文耳與孔說異今攷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衣黼黻之衣素縹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孟子盡心趙注亦謂天子畫衣有黼黻則古書說黼黻在衣者甚多孔說不爲無徵姑存以備一義左傳孔疏又以黻冕之黻爲蔽膝則不埒也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明六冕之通制也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鄭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染人注云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是冕服玄衣纁裳者法天地之色也喪大記云大夫以玄纁玄纁卽玄衣纁裳吉廟命云太保太史太宗彤裳頽彤纁色並相近得通稱也凡冕服玄纁者皆謂染絲織成帛爲之書僞孔傳釋縹爲葛則似謂用布非也孔廣森云大戴禮哀公問五義曰端衣玄

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此冕謂玄冕也郊特牲曰玄冕  
齊戒願命曰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名玄駒故玄裳謂之蟻裳  
豈得言冕服唯有纁裳乎案孔謂冕服不必皆纁裳是也但古書  
說冕服裳不一色而衣則皆玄無異色唯管子輕重已篇說四  
時服纁各依方色此與月令五時衣略同禮經無文恐非古制  
荀子富國篇又云天子袞褙衣冕諸侯玄褙衣冕楊注云袞古  
朱字褙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朱爲質也然則朱袞  
亦祇是於畫龍處先施朱爲質而後布以它章不礙其仍爲玄  
衣也至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御覽服章部引  
鄭書注云蟻謂色玄也僞孔傳說亦同與大戴禮荀子端冕玄  
裳文正相應此與王麻冕黼裳者蓋皆玄冕玄端齊服書孔疏

引鄭書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孔中其義以爲衾冕之裳  
黼卽十二章之一金鷄據畫績黑與白謂之黼謂此裳黑白相  
間故謂之黼又舉玉藻黼裘爲證其說甚塙竊謂顧命爲康王  
卽位柩前之禮於喪中而行卽位之吉禮王爲喪主不可以無  
改於常故服齊服玄冕而曰玄裳爲黼裳卿士邦君無事陪位則  
服正齊服玄冕玄裳惟太保太史太宗以方有冊命之盛儀不  
得不服吉服則玄冕而彤裳此其精義也凡齊服必約玄而後  
經齊服又有素端故顧命王黼裳明以喪中變禮黼之色黑白  
相間示兼取玄端素端之色不純吉也王及諸侯齊服皆玄冕  
玄端服詳後疏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裳  
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韠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

之遺色疏凡兵事韋弁服者以下記弁服也孔廣森云兵事謂凡祠兵命將之事非必戰服也聘禮卿韋弁歸饗餼則韋弁固亦禮服任大椿云韋弁爲天子諸侯大夫兵事之服戎服用韋者以韋革同類服以臨軍取其堅也晉志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韋草染之色如淺絳然則形狀似皮弁矣案任說是也依鄭義王韋弁戎服韋衣裳禮服則韋布衣裳亦云朱裳或云素裳非也赤布白烏狐黃裘今案當爲纁屨詳屨人疏又案兵事雖服韋弁服臨戰則韋弁服上又蒙甲冑故成十六年左傳說卻至服韋韋跗注而復有見楚子免胄之文斯其證矣注云韋弁以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者釋名釋首飾云弁如兩手相合扞時也以韋爲之謂之韋弁也說文韋部云韋茅蒐染韋



也一入曰韎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毛傳云韎韐者茅  
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鄭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孔疏  
引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  
人謂之蒨士冠禮注云今齊人名蒨爲韎國語晉語韋注云茅  
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案毛許鄭韋並以韎茅蒐染  
者釋其染草之名毛許又以爲一入晉語韋注引賈逵虞翻唐  
固亦並云一染曰韎者釋其色深淺之度也爾雅釋器云一染  
謂之纁郭注云纁今之紅也說文糸部云纁帛赤黃色玉藻注  
云纁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然則韎與纁紅纁並同色但以韋  
帛異名此韋弁服卽染韎皮爲紅色以爲弁及衣裳韎爲一入  
與朱四入色淺深不同散文亦得通稱故詩小雅采芣箋云天

子之服章弁服朱衣裳也孔疏謂韎是朱之淺者故以朱表之  
是也其引別本作朱衣纁裳則誤云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韎韁  
之跗注是也者賈疏云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韁之跗注  
君子也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若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  
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韁幅如  
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旣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  
亦用韎韁有同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韁也  
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若然案聘禮云膺韁弁歸  
饗餼注云韁弁韎韁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  
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裳者  
亦從白屨爲正也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鳥士大夫白屨

皆施於皮弁故也諸議案賈服以跗注爲袴屬鄭則讀跗爲幅  
衣與裳皆制韋屬幅爲之與喪服記袂屬幅義略同左傳杜注  
云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習諸韋注云跗注  
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並與賈服說同任大椿云戎事用韋聘  
異於戎故不用韋聘禮正服皮弁或以朝服衣皆十五升布此  
韋弁亦用十五升布爲衣特以韎染異於皮弁朝服之布耳又  
云司服注以韎韋爲裳與雜問志及聘禮注所云素裳均異賈  
疏以爲兩解竊疑詩朱芾斯皇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  
特別曰天子之服惟天子得朱裳耳非天子則素裳故聘禮鄭  
韋弁歸饗飯注云素裳以其爲卿故下天子也雜問志釋韎韋  
之跗注以爲素裳亦據卻至晉卿與聘禮之卿同也然則韋弁

服天子朱裳卿大夫素裳但攷屨人政引鄭志趙商問司服王  
后六服之制荅曰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  
鳥據此志釋司服韋弁則專據天子之韋弁矣而云素裳白鳥  
是鄭又明以天子之韋弁爲素裳矣雜問志或鄭未定之說要  
當以司服注及采芑箋爲正案任說是也黃以周又據詩羔羊  
孔疏謂韋弁韎衣當黃衣狐裘都人士狐裘黃黃賈子新書等  
齊篇引作狐裘黃裳謂韋弁服當黃裳其說亦有據今攷韎爲  
赤黃之閒色故詩箋云朱裳賈子云黃裳其實通也唯詩采芑  
疏以韋弁素裳爲戎服之正則非是又案詩小雅六月孔疏引  
孝經注云田獵暇俊冠皮弁又引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  
白虎通義三軍篇亦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

事素服示有悽愴也與授神契說同孔氏謂皮韋同類以皮統  
韋言之王制及左傳昭十二年疏並以皮弁爲韋弁之通稱然  
則彼所云皮弁卽此韋弁也又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而大略  
篇則云士韋弁任大槓諸大略篇之韋弁卽皮弁據此諸文則  
韋弁皮弁對文雖異散文可通然孝經緯及白虎通義並云素  
積則與兵事韋弁韎裳仍不合且白虎通義緯冕篇云皮弁征  
伐田獵此皆服之公羊宣元年何注以皮弁爲武冠又昭二十  
五年注云禮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以上諸文與經甸冠  
弁服簪射鷩冕之文並不相應此蓋今文家之異說彼所云軍  
旅皮弁素積者自指皮弁服而言不必謂韋弁素裳孝經緯及  
班何諸說與此經本不相謀而孔強合爲一不可通也云今時

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者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任大椿  
云漢書鼂錯傳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五百帥名也後  
漢書宦者傳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  
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又攷古今注  
伍百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伍長爲伯故稱伍伯漢制兵吏五  
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憲之主也漢諸公  
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  
衣則以戶伯爲古之兵士也西京賦武士赫怒緹衣韎韐武士  
卽注所云伍百也旣朝則皮弁服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  
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絮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疏

服朝則皮弁服者韞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  
白者爲之高尺二寸案依鄭義王皮弁服鹿皮弁白布衣素積  
素韞白紵狐白裘今案當爲素帛衣白履詳後及履人疏皮弁  
舊顧命又謂之綦弁詳弁師疏 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者  
亦注用今字作視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外  
後適小寢釋服彼云內朝卽路門外之正朝云路寢聽政卽謂  
視路寢廷之燕朝諸侯視正朝燕朝同朝服則天子視正朝燕  
朝亦同皮弁服也其視皐門內三詢之外朝所服經無文當亦  
與視正朝同故賈疏云天子三朝外朝二內朝一二皆用皮弁  
故經總云服朝則皮弁服也戴震云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

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詒讓案皮弁爲天子之朝服論語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集解孔安國云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曾子問孔疏引鄭論語注同蓋以彼月吉諸侯視朔當服皮弁而皮弁爲天子之朝服故亦通稱朝服與禮經凡朝服爲玄冠素裳異也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白虎通義緇冕篇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屨中屨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釋名釋衣服云素積素裳也辟積其要中使腹因以名之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屨中皮



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賈彼疏云素者謂白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惟喪服裳三衺有數耳案依鄭賈說則皮弁服白布衣而以素緇爲裳也史記禮書則云皮弁布裳是謂裳亦用布敖繼公又云皮弁亦絳衣而色如其裳則謂衣亦用緇二說並與鄭義不同戴震申敖說云皮弁服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麕裘狐白裘麕裘鄭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

其領緣采也褚寅亮云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麕裘夫羔裘裼以緇布之衣而外加朝服仍用緇布衣則麕裘裼以素衣而外加皮弁服意必仍用素絲矣金鶚云祭服最重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絲衣皮弁服非特用於視朝聽朔亦祭服也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大蠟之祭皮弁素服又月朔朝享於廟亦必以皮弁蓋告朔於廟中旣以皮弁則朝享亦皮弁可知時祭冕服月祭殺於時祭故服皮弁也皮弁旣爲祭服豈有不用絲而用麻哉天子朝服絲衣諸侯朝服故用布衣禮之等殺也郊特牲云朝服以縞自季康子始縞者生絹也素則熟絹縞衣卽素衣也是康子僭天子之朝服與八佾雍徹一類也夫禮以康子之朝服縞衣爲僭可知天子之朝服皮弁必絲衣矣黃以周云見服絲衣

冠服麻衣爵弁皮弁次於冕其衣仍用絲凡上衣用絲中衣用帛  
上衣用麻中衣用布故日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玉藻謂皮弁  
服麻中衣布而詩箋以錦衣狐裘爲皮弁服論語又以素衣麕  
裘爲皮弁服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上衣布中衣帛君子  
以爲失禮意案以上諸家說並足輔教義故詩周頌絲衣其絺  
載弁侏侏鄭箋以爲爵弁而通典吉禮載五經通義引詩作絺  
衣其絺會弁侏侏與衛風淇奥會弁文同則通義以絲衣之弁  
爲皮弁矣說文糸部云絺白麕衣兒詩曰素衣其絺許引詩雖不  
作絲衣然以絺爲白色則正皮弁服之衣也蓋西漢經師必有  
釋絲衣爲皮弁服者斯亦皮弁非布衣之一證矣依敖說皮弁  
服素衣而禮經云素積者凡禮服之裳無不辟積而素積則唯

皮弁爲然故禮經於皮弁特言素積敖說與經亦無悞也又案  
鄭聘禮注云皮弁時或素衣是鄭謂皮弁服亦有素衣但爲殊  
吉之變服郊特牲說蜡祭送終之服云皮弁素服而祭注云素  
服衣裳皆素文王世子公族在辟公素服不舉注云素服亦皮  
弁矣孔疏謂衣裳皆素是鄭意皮弁服衣不用白布而用素者  
爲變服不知皮弁正服亦衣裳皆素其異於變服者加以采綵  
故無重素之嫌戴氏所辨甚析固不慮其消掘也至史記布裳  
之說與玉藻皮弁裘褐亦不合蓋不足據又案雜記子羔之襲也  
素端一皮弁一孔疏引盧植釋素端云布上素下皮弁服彼素端  
皮弁二者並襲而盧專以布上素下爲素端其說雖未當而可  
證盧說皮弁正服不布上必素衣矣是或亦皮弁素衣義證之

一與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者明皮弁爲天子常朝服  
非大朝覲之服也賈疏云案覲禮云天子衮冕負黼展節服氏  
云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云服衮冕者從王服故  
知朝覲在廟王服衮冕若然春夏受贄在朝則是祗朝皮弁服  
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衮冕故於廟連言朝也案四時朝覲皆  
在廟服衮冕賈謂春夏受贄於朝乃沿曲禮注之誤詳大宗伯  
疏又大會同在壇王亦衮冕周書王會篇云天子南面立纁無  
繁露朝服案王會天子纁卽衮冕十二旒不當無繁露彼蓋文  
誤又彼大會同之服通稱朝服與此經皮弁朝服亦不相應也  
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  
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王

卒食而居則玄端疏凡甸冠弁服者此王四時常田之服蓋玄冠而加弁也此弁與爵弁韋弁皮弁不同卽所謂皮冠孟子萬章篇萬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趙注云皮冠弁也孔廣森云左傳責衛侯不釋皮冠楚靈王雨雪皮冠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皮冠可釋可去則必別有一物加於冠上矣案皮冠蓋猶方相氏之蒙熊皮孔謂別有一物加於冠上其說近是趙氏以弁釋皮冠蓋卽據此經凡王田服玄冠而加以皮冠不可云以冠加冠故畧弁以爲稱以弁本冠之大名亦以皮冠舉首蒙之與弁制略相似也以弁加於冠上謂之冠弁服猶下文以經加弁上謂之弁經服也田事玄冠上加皮冠有所敬則釋之猶兵事韋弁上加冑有所敬則免之矣冠弁服依鄭義委貌

冠卽玄冠緇布衣素裳素鞞白舄羔裘今案當爲白屨詳屨人  
疏 注云甸田獵也者小宗伯注云甸讀曰田敍官甸祇注云  
甸之言田也甸田同聲段借字此不改讀者文略云冠弁委貌  
者士冠禮主人玄冠注云玄冠委貌也又士冠記云委貌周道  
也注云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白虎通  
義梯冕篇云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  
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郊特牲注說同釋名釋首飾云  
委貌冠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也案鄭不知冠弁之弁爲皮冠  
故謂冠弁卽委貌其說未析而此冠爲委貌則當如鄭義續漢  
書輿服志劉注引石渠論戴聖說以玄冠爲委貌鄭士冠注從  
之此注以委貌釋冠弁卽謂冠弁爲玄冠則朝服與玄端服裳異

而冠同聶氏二禮圖引張鑑圖云諸侯朝服之立冠士之立端之  
立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案張圖亦從  
鄭義而續漢書輿服志則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  
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牟追殷之章甫者也聶圖  
又引舊圖云委貌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  
後廣四寸高三寸案立冠有梁有武而著纓與章弁皮弁制異  
依續漢志及舊禮圖說則委貌似弁而非冠與鄭義不同戴震  
又據國語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弁彼朝服而  
有委弁明其爲弁制疑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立冠孔廣森金  
鶚宋縣初黃以周說並同案士冠禮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  
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髀夏收彼於委貌之外別云周



弁明委貌自與弁不同彼記又云三王共皮弁素積是委貌尤不得與皮弁同制司馬彪說胎不甚塙若然委貌是冠非弁則不得有固冠之笄故墨子公子孟篇云昔者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卽朝服立冠有纓無紘之明證竊疑晉語之委當如雜記委武之委鄭注云委武冠卷也笄當爲固髮之笄蓋范武子以杖擊文子之立冠折其冠卷并及卷內之笄非固冠之笄也若然自天子下達於士立冠通爲卷武之制亦同用立帛故通謂之立冠舉其故名則亦通謂之委貌鄭從小戴以委貌爲立冠其說自塙不可易也至續漢志說委貌制雖不足據而謂以皂絹爲之則自不誤蔡氏獨斷晉書宋書輿服志並謂委貌卽緇布冠論語子罕皇疏郊特牲孔疏亦並謂委貌以三

十升緇布作之。諸國引舊圖。又謂漆布爲縠。皆謬說也。又案凡  
玄冠朝服。有繫冠言之者。穀梁哀十三年傳云。冠端是也。有繫  
委貌言之者。左昭元年十年哀七年傳及國語周語並云。端委  
縠。梁僖三年傳云。委端是也。有繫章甫言之者。論語先進篇云。  
端章甫。某解引鄭注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是也。  
章甫亦卽玄冠。故又爲儒士之服。儒行孔子荅哀公問儒服曰。  
冠章甫之冠。墨子公孟篇云。公孟子戴章甫。指忽儒服而以見  
子墨子。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篇亦以章甫句屨爲古服。是孔  
門師弟以章甫爲常服。斯亦足證章甫委貌玄冠三者同物。故  
通於貴賤。段令是并非冠。則必大夫以上乃得服之。以朝儒者  
安得以此爲常燕之服乎。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者。續

漢輿服志劉注引石渠論云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韞案鄭亦本小戴說布上卽謂緇布衣也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衣緇布之衣以朝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其冠則委貌也彼云玄衣者緇玄色略同得通稱戰國策楚策云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此楚之變禮非朝服之正也賈疏云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韞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韞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云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者明此冠弁服卽諸侯以下所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彼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引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者鄭風

緇衣篇文毛傳云緇黑色鄉士聽朝之正服也此引以爲諸侯朝服緇衣之證云謂王服此以田者賈疏云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指扑北而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故以韋弁爲皮弁是以正田用韋弁也案賈意正田服用韋弁亦卽左傳之皮冠月令天子習田獵教五戎時先冠弁服厲飾之後乃易服韋弁服然鄭注但以厲飾爲戎服無先冠弁後韋弁之義呂氏春秋季秋紀厲飾作厲服高注引此經凡

甸冠弁服爲釋則仍以爲甸服月令孔疏又引熊安生云戎服者章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章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熊氏謂一年四田分用戎服甸服又與賈不同竊謂此經著凡田之文自通四時大小田獵言之月令記天子田獵亦當依此經冠弁服爲正高誘說得之其云厲飾無出定其必爲戎服鄭月令注蓋偶誤釋熊賈兩家曲爲申證遂強生分別非經義也左傳襄十四年孔疏又謂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司服是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皆肫說不足馮至章弁皮弁並尊於冠服賈謂左傳皮冠卽章弁王制孔疏說同是諸侯田服反盛於天子無是理也白虎通義緋冕篇及公羊昭二十四年何注詩小雅六月孔疏引孝經注並謂田獵皮弁此

別說不足以證冠弁卽皮弁也詳前云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者  
玉藻云卒食玄端而居鄭彼注云天子服玄端燕居也案鄭言  
此者欲見委貌緇衣而不素裳者專稱玄端而不得稱朝服非  
天子田獵所用也賈疏云案玉藻云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韞鄭  
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朱韞韞同裳色故也鄭因朝  
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  
有正幅爲端則同但易其裳耳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韞  
則素裳其士韞言爵韞是不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玄裳  
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言爵韞也金榜  
云士冠禮特牲饋食記鄭注皆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  
裳楊謂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

其唯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此玄端玄裳黃裳雜裳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金鵄朝服素韠玄端則爵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此但泛言韠制安見必爲玄端服之韠乎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冕服有之玄端爲禮服之下者豈得與冕服同朱裳乎況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侯同何獨至玄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爲三乎然則自天子至於士玄端皆玄裳也士冠禮雖並列玄裳黃裳雜裳而以玄裳爲首舉是玄端以玄裳爲正故有杓玄之稱詒讓案几天子甸服諸侯大夫士朝服皆玄冠緇衣素裳玄端則天子以下至士皆玄冠緇衣玄裳故士冠禮云兄弟畢袵玄注云袵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袵亦作杓淮

南子齊俗訓云尸祝衾衽高注云衾純服衽黑齊衣也蓋玄端上緇下玄與素端上白下素制正相礙宋縣初亦謂士冠禮玄裳爲玄端服之正義又言黃裳雜裳可也乃緣類許可之辭尤足與二金說相輔至鄭說玄端天子諸侯朱裳於經無文陳祥道張惠言宋縣初並席其誤而二金說尤詳塙足爲定論矣又依鄭義王玄端朱韠黑舄羔裘今案當爲緇韠黑屨互詳後疏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凡凶事服弁服者凶事卽喪紀之事喪禮自王以下通以厭冠爲首服厭冠爲冠制而云服弁者夏官敍官注云弁者古冠之大稱是也國君喪禮未成服前子服麻弁經曾子問說君出疆薨已大斂入國之禮云子麻弁經疏衰非杖注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紼也



布弁如爵弁而用布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于弁經亦卽麻弁經也彼注則以爲如爵弁而素喪服小記孔疏引喪服變除亦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是又有素弁矣林喬蔭據彼謂此服弁及弁經與厭冠不同亦足備一義也互詳後疏 注云服弁喪冠也者喪服斬衰三年經云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直經者麻之有蕢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鋸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注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又衰齊三年經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傳

云齊者何緝也牡麻者象麻也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蕪蒯之菲也注云疏猶麤也沽猶麤也冠尊加其纓屨功大功也又記云斬衰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喪服斬衰齊衰冠衰裳經之差弁師注云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則喪冠法通尊卑明此天子服弁服與喪服經傳所說同云其服斬衰齊衰者下文說卿大夫士凶服云加以大功小功故知此王正凶服止有斬衰齊衰也中庸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鄭彼注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絕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

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立謂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爲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案中庸孔疏引熊安生云天子

爲正統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此賈說所本又喪服經大功章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通典凶禮引馬融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闕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闕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通典又引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據此是王服大功不降絕者尙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二王後者賈氏所舉殊未盡也凡弔事并經服并經者如壽并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總之經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并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

周禮正義

禮四十

三國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作紛鄭司農紛讀爲弁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疏凡弔事弁經服者士弔諸侯諸臣喪主未成服則服玄衣纁裳已成服則服三衰皆冠爵弁而加經也喪服記注約引此經云凡弔當事則弁經服當事謂當大小斂及殯時明居與出不弁經也漢書賈山傳至言云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日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義與禮經合金縢云爵弁服大夫士之祭服天子以爲弔服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故王之吉服凡九而爵弁服不與焉注云弁經者加爵

弁而素加環經者喪服記及雜記服間注說並同喪服注云麻  
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  
服焉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說文糸部云經喪首  
戴也釋名釋喪制云經實也傷摧之實也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  
也案喪服有首經有要經此環經加於弁謂首經也其要經則  
糾之不如環詳弁師疏賈疏云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  
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經之弁其  
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故云如爵弁而素又賈  
弁師疏云案曾子問云麻弁經鄭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  
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此不言麻者皆素爲之檀弓孔疏云鄭  
知如爵弁者見檀弓云殷人冢而葬又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

之道是祭冠也故知弁經是爵弁也在大椿云帛服弁經漢魏六朝諸儒皆以弁爲素爵弁通典凶禮漢戴德曰君帛臣疑衰素弁加經吳射慈曰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魏博士杜希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帛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據此諸說弁經用素之義皆可與鄭注相證又云弁經者檀弓疏云用素絹蓋帛服之素弁與凶服之縞冠同均以白絹爲之檀弓注素服者縞冠也詒讓案鄭素爵弁說本於大戴然戴止云素弁鄭據檀弓弁經葛而葬及周人弁而葬殷人冢而葬兩文參互推定以爲如祭服爵弁而素故檀弓注云周弁殷冢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然其說於經無徵殆

非也金匱云弔服錫衰緦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  
視主人爲節末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  
服士立冠朝服旣小斂天子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  
謂之弁經士則易立冠爲素委貌冠加經焉凡弁經各以其等  
爲之弁師掌其禁令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  
人旣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  
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  
卑之差也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明閭喪  
哭者與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是天子  
與殯亦爵弁加經所謂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者也服問公爲  
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喪服



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不經者故錫衰總衰疑衰名爲弁經服謂皮弁錫衰爲不加經者誤然則諸侯卿大夫弔服亦皮弁加經明矣當事謂當斂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經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經異等如此士禮異者於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卽位襲經帶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言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下鄭君謂卽疑衰此旣殯弔服也是謂羔裘玄冠不以弔矣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禮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舁而葬

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經葛者亦爵弁加經可  
左明矣孔廣森云弁經有加爵弁者檀弓天子之哭諸侯爵弁  
經紵衣是也有加皮弁者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羔裘  
玄冠夫子不以弔言不以朝服而弔也諸侯與其臣以冠弁爲  
朝服其弔服自可皮弁環經天子與其臣皆以皮弁爲朝冠故  
弔服更用爵弁經避朝服也庶人無朝服乃得通以素委貌弔  
矣弁經而衰者成服以後之弔服也爵弁經紵衣者既小斂未  
成服往哭則服之或始聞其赴遙爲位而哭亦服之案金孔說  
是也張惠言說亦曰經以弁經爲弔服者其弁在天子卽爲爵  
弁在諸侯則爲皮弁弁與常服同但以加經爲異故弁師云王  
之弁經弁而加環加明非別爲之弁也於檀弓見王弔之弁經

爲爵弁加經於喪服小記見諸侯弔之弁經爲皮弁加經記文甚明無勞推測鄭素爵弁之說雖本大戴而與禮記不合其注檀弓爵弁經紼衣則刪經字云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也金榜云雜記麻不加於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纁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旣小斂以要經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遭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於采與爵弁加經異義案金說亦是也如鄭說旣分哭弔爲二冠違於雜記大夫哭弔同冠之例而又必刪經字而後可申其說明其非達詁矣曰虎遇義喪服篇引檀弓亦無經字則疑後人

依鄭義刪之非其舊也又案爵弁服依鄭義亦黑布弁玄衣纁裳韎韐赤舄羔裘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黃如爵頭然或謂之緌其布三十升又云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縹耳公羊宣元年何注亦謂爵弁加旒曰冕此卽賈疏所本書顧命又作雀弁孔疏引鄭書注阮謏三禮圖及獨斷說並與士冠禮注義同依鄭義則爵弁亦以布爲延武皆不用韋爲之劉氏釋名顧命僞孔傳並釋爲爵韋弁蓋兼取兵服韋弁爲說非爵弁之本制也又鄭賈說爵弁爲冕制異於韋弁皮弁其說亦不甚塙江永云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版何以名弁任大椿云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攷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扑時也以爵

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韡韡爲之謂之韡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案江任說本陳祥道是也吳廷華金鶚說亦同劉說爵弁雖未得其制而謂三弁同形則足正鄭說之誤爵弁既爲合扞之形則無上延與冕制迥異鄭賈說並誤又鄭說爵弁赤舄羔裘當爲纁屨青裘詳屨人司裘疏瓊經詳弁師疏引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鄉黨篇文獻梁僖三年楊疏引鄭論語注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賈疏云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案賈說非鄭指也鄭引論語者欲見玄冠朝服不以弔天子朝服皮弁故弔服亦不用皮弁而用素爵弁此與喪服注引論語破士弔朝

服之意同云經大如總之經者弁師注義同通典以禮引戴德說弔服云經大與總麻經同卽鄭所本喪服斬衰傳云苴經大搨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甄鸞五經算術云總麻之經三寸六分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賈疏云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經總經最小弔服之經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總經故云經大如總之經也孔廣森云漢書王莽傳詔議功顯君服劉歆等稱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纁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經無文據記弁經葛而葬則弁紵固有葛者其用之別或當如歆所說太平御覽皇覽引逸禮曰君使大

夫弔於國君錫衰裳弁經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  
總麻裳弁經異姓葛同姓麻云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者據下文  
弔服存此三衰明異衰同冠今攷弁經衰乃主人已成服後之  
弔服其未成服已前弔服則弁經或爲弁或皮弁咸如其本服  
不皆服衰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者據服問及  
雜記文明諸侯弔卿大夫及卿大夫自相弔其服同詳前通典  
因禮引戴德云大夫相弔錫緌素冠加經依其說則大夫以素  
委貌爲弔服與服問雜記說不合不足據也云喪服小記曰諸  
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賈疏云不言君而言諸侯則  
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經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金榜云  
記言必皮弁錫衰兼舉內外之詞疏謂弔異國臣誤案金說本

陸佃是也孫希旦說同鄭喪服注云諸侯卿及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據鄭彼注則天子弔服三衰無論當事與否悉素弁加經故此經無以皮弁爲弔服之文若諸侯以下則當事亦弁經與天子同不當事則改著皮弁無經其諸侯弔異國之臣則當事亦皮弁無經皆所以相變示辟天子也今依陸金說小記文兼內外不專指弔異國臣又皮弁錫衰卽諸侯之弁經服小記不言經者文不具耳鄭賈說並非又案通典凶禮引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則錫縗皮弁加經又引譙周云國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縗而經此似亦隱據小記義而並以弁經爲皮弁加經足證鄭說之誤通典又引譙周云國君爲卿大夫皮弁錫縗以居其弔則皆錫縗布弁而



周禮正義 禮四十

五百四十七

經案布弁卽曾子問之麻弁經彼爲國君子未成服之服而譏以爲弔卿大夫之服則與小記不合殆未足馮也云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者此欲見士弔亦素弁加經故引舊禮家說而破之喪服注亦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通典引戴德云同國之士相爲朝服加經鄭述舊說疑卽大戴義也攷委貌朝服卽上文之冠弁服玄冠緇布衣積素以爲裳弔服則易玄冠爲素冠通典又引戴說親死旣襲服素章甫冠亦卽此也喪服舊說蓋謂士以朝服爲弔服但易其冠布上素下卽謂緇衣素裳也鄭意朝服禮不以弔故喪服注復引論語以證其誤今依金氏說素冠朝服乃士禮主人

小斂後弔服禮家舊說不誤鄭破之非也云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者賈疏云庶人首服素冠而素裳其衣當疑衰故喪服注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案賈說是也檀弓孔疏說同又引或說庶人布深衣則非案鄭意謂喪服舊說云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者實非士弔服惟庶人不得服爵弁故弔服不服弁經而正冠素委貌又素裳與朝服之裳同然衣則疑衰仍與朝服緇衣異故云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云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者此破喪服舊說明士弔服首服弁經同諸侯及卿大夫身服則疑衰素裳同於庶人也喪服朋友麻注云士以緇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

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經據彼注是士弔服當事則弁經不當事則皮弁與服間說諸侯卿大夫弔服並同惟衣不用錫衰又辟正喪服不用緦衰而服疑衰其衰則又辟諸侯弔異姓士疑衰變爲素裳也今依金氏說士不得以弁經爲弔服鄭說亦非云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者此兼據服間喪服小記明諸侯弁經亦爲素弁加經與皮弁爲二也喪服小記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下卽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孔疏云一云此句因前而發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詒讓案鄭意小記所說是不問當事不當事並徒服皮弁不加經自指諸侯弔異國之臣言若服間說弔己

臣當事弁纁明不當事皮弁不加經必兼此二義乃備此注前引喪服小記故云他國之臣則皮弁喪服注專據服間爲說故云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二注各偏舉一端爲說今依金氏說則諸侯弔已臣與弔異國臣同皮弁加經弔服皮弁未有不加經者鄭分爲二非也小記皮弁錫衰之文與上弔異國之臣文不相冢孔氏前一說雖得鄭惜然非經義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者此亦誤謂士弔服亦弁經也賈疏云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白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間卿大夫相爲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於此上下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以天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裘冕以下如

周禮正義 禮四十

王之服侯伯白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闋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其用總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總麻則不可以總衰爲弔總衰旣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爲故以錫衰爲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衰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旣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即婦死

也是也服問云爲其妻出則不服與大夫小異耳云故書弁作紼  
鄭司農紼讀爲弁者司農下疑脫云字徐養原云說文糸部緹或  
从鼻作紼鼻猶文弁是紼卽緹字玉篇紼同繁弁紼音同古字通  
用弁爲正字紼爲假借云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者環經二  
字於文義不當重出疑衍先鄭亦據弁師爲說與後鄭同凡喪爲  
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疏凡喪  
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者天王卽王也曲禮云崩曰天王崩  
去喪曰天王登假經例單稱王唯此稱天王蓋亦依告喪諸侯  
爲文也春秋隱元年經云天王者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  
羊何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  
於天也案此經爲周初禮典時未有吳楚僭王之事何說不可

通於此經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及許慎服虔並云施於諸夏稱天王於義亦通詳典命疏喪服斬衰三年經云諸侯爲天子傳云天子至尊也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鄭注云資當爲齊聲之誤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賈疏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案賈專舉諸侯諸臣言者明此服不關庶民也喪服齊衰三月經云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白虎通義喪服篇亦云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

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恩淺故三月而已據班鄭說則畿內民服王不斬衰也其畿外侯國之大夫據喪服經於王服總衰既葬除之士民於王則無服侯國大夫於王后服無文通典凶禮引庾蔚之云無服於理近是喪衰制詳內司服間師疏注云王后小君也者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天子之妃謂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謂后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案鄭言此者釋爲王后齊衰降於王之義又喪服傳云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此王后蓋亦關王之母妻言其王母若非王后則諸侯諸臣皆無服故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王母非后當與彼同云諸侯爲不杖期者賈疏云案喪服不杖章云爲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爲王斬衰爲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臣爲君諸侯爲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爲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爲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爲后者以其諸侯爲后與臣爲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夫適子爲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不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君爲臣服

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絹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纁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纁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無事其纁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疏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者此三衰並成服以後之弔服也凡弔衰亦有衰適負版制與端衰同但以侈袂爲異故雜記云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云侈猶大也弁經服弔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賈疏云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總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云其首服皆弁經者賈疏云三衰同皆弁經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

其首服卽鄭注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吉筭無首素總是也通典  
凶禮及御覽禮儀部引射慈喪服圖云天子弔三公及三孤六  
卿弁絰錫纁弔大夫士皆弁絰疑纁弔畿內諸侯弁絰總纁案  
依賈說則弔諸侯通內外五等而言射氏謂弔諸侯專爲畿內  
諸侯蓋以王無出畿而弔之事然畿外諸侯或來朝薨於王國  
及王巡守畿國至畿外侯國遇有弔事則亦弁絰總衰可知賈  
說是也 注云君爲臣服弔服也者賈疏云欲見臣爲君斬君  
爲臣無服直弔服旣葬除之而已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  
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纁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纁  
無事其布者喪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  
抽其半無事其纁有事其布口錫又云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曰總鄭彼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注云總精麤與朝  
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說文糸部  
云緇細布也總十五升布也錫卽緇之借字釋名釋喪制云錫  
縷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總麻也績麻細如絲也賈疏云有  
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詒讓案鄭  
深衣注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蓋凡以縷爲  
布必有兩次鍛濯灰治所謂有事也無事者謂不鍛濯灰治但  
依鄭說則總錫之布並止六百縷依許說總布十五升則錫布  
亦當同二說不合金縷云五服皆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故  
自斬衰三升遞降至小功十二升升數少者服重升數多者服

輕無緣至總麻而減其升數爲七升半與大功等也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總者謂治其縷細如絲於上加灰爲錫是錫之縷與總同矣去讀如萬入去篇之去藏也十五升之布盡治其縷爲朝服藏去其半治之爲總是總與朝服異者在於縷之半無事不在布之升數故說文云總十五升布也然則總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爲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爲有事可知總衰以縷得名錫衰以布得名咸據其有事者以明人功遞加總衰加灰爲錫故總列五服之內以著其重錫爲弔服以著其輕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周制王之三公六卿出封皆加一等以總衰服諸

侯亦伸之也案金申許義是也依雜記義則未加灰之錫布卽已有事其縗之總布故通典凶禮引譙周云錫衰用總麻布而灰理之曰錫明錫總同布錫布之縗非全無事者可知蓋總錫與朝服布皆十五升惟朝服則縗布皆有事錫則縗半有事布全有事總則縗半有事布全無事吉凶輕重之差如是而已許譙之說與雜記義合殆不可易若如二鄭說總錫並止六百縗則喪服傳何不云七升有半而必云十五升抽其半此於文例亦未允協非徒總疏於小功於輕重之差不合也云疑衰十四升衰者降於朝服一升也凡一千一百二十縗云立謂無事其縗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者喪服傳注義同縗縗成布縗在布內故以哀在內者則不治其縗哀在外者則不治其布也賈

喪服疏云以其王爲三公六卿重於畿外諸侯故也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云疑讀曰擬釋名釋喪制云疑縗疑擬也擬於吉也賈疏云以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通典凶禮引誰周云士弔服以疑縗用錫布爲衣而素裳擬於吉也案依許君說總衰至重爲十五升布則疑衰不當爲十四升布依誰說總錫疑三衰同布則似皆十五升不減者但縗則仍是半有事者耳誰云士弔服素裳則專據士禮而言與鄭前注同非以此概天子諸侯疑衰之裳也竊謂王疑衰衰裳皆當以十五升布布縗皆有事與吉布同其異於吉服者以爲衰制耳誰說尙未得其義又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云疑衰者疑其布是縗也

案成伯璵說又與鄭譙異亦通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疏素服者雜記注云素生帛也說文素部云素白綴緇也案素本爲白綴引申之凡布帛之白者通謂之素後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於彼注唯辨袂制之侈否不著絲麻之異則鄭意素服與素端同爲白布衣而素繪裳渾言不別通謂之素服若然素服正法蓋縞冠白布衣素裳素屨麕裘其異於素端者凡素服素緣素端齊服不純凶常用采緣也素服布衣故玉藻年不順成君衣布周書大匡篇云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卽此大荒素服也論語鄉黨篇素衣麕裘皇疏云素衣謂衣裳並用



周禮正義

禮四十

吳楚學子社本

五百四十八

素也麋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案論語素衣本據皮弁服言之皇似誤謂卽此素服殊爲失攷但經自有素衣之素服蓋亦變禮故曲禮說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鞶屨彼記亦謂之重素是也禮又有皮弁素服郊特性以爲蜡祭之服鄭注云衣裳皆素又文王世子說公族有刑公素服注云素服亦皮弁則緣皮弁錫衰之文推之並與此遇災素服衣冠並異又依後注義則此素服衣侈袂於經無文未知塙否注云大札疫病也者大司徒注義同說苑脩文篇云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厲與癘同卽疫病也云大荒饑饉也者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采不熟爲荒此通云饑饉散文得通

也云大裁水火爲害者大宗伯以甲禮哀禍裁注云禍裁謂遭水火災散文則荒札及天地大變皆爲大裁此上文已有大荒大札故唯據水火爲釋也互詳小宗伯大司樂疏昏義云日食則天子素服左昭二十五年傳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杜注云降物素服則大裁當亦含天地大裁注文不具耳云君臣素服編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者春秋成五年梁山崩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曰君親素編冠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范注云素衣編冠凶服也尊左傳作宗故此云伯宗說文糸部云編鮮危也小爾雅廣服云緇之精者曰編編之屬者曰素王制孔疏云編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案素服之冠經無文故鄭據穀梁

義補之山崩川壅亦得爲大戮也檀弓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亦云素服者編冠也編素散文通稱故詩愴風素冠箋以爲編冠賈疏云此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壞素車食無樂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君衣布摺本義與此違者彼衣布謂常服謂禘所義與此同也案賈意此及玉藻之素服並爲緣衣彼又云君衣布則別爲白布衣卽後齊服素端與鄭義不合玉藻孔疏則謂素服與下文君衣布爲互文是孔意素服卽白布衣故得與衣布文相互二說不同孔說爲允又閒傳云大祥素編麻衣注云素編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旣祥之冠麻衣十五升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見布而無采飾也案彼文素縞之下別云麻衣故知素縞

專屬冠言之與綬梁以素屬衣縞屬冠不同彼麻衣爲深衣與此素服麻衣絲裳亦異也

周禮正義卷四十終

周禮正義禮四十